



地獄

陳 榮

南極文叢

海南極出版社

287.63
283

南極文叢

地獄

陳 瑛



3 0528 3947 3

1948

上海南極出版社

地獄 目 錄

春天底夢·····	一
南方·····	四
夜露·····	七
母與子·····	一〇
我看見·····	一二
地獄·····	一五
路·····	一九
孩子的心·····	二三
復活節·····	二五

江的故事.....	三〇
美麗的黄猫.....	三九
奥通絲的跳樓.....	四三
愛瑪的錯誤.....	四五
愛爾賽的自殺.....	四八
短簡(一).....	五一
短簡(二).....	五六
短簡(三).....	六〇
相思草.....	六三

春天底夢

「妳來了嗎？」

「是的，我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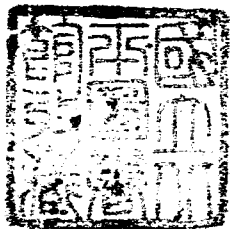
我似乎聽到那低微的回答。

「但，妳來得那麼的彷彿，來得那麼悄悄。」

「是嗎？我想你和人們一定久等了！」

是的，我們是久久地等待着。在那一段陰沉的日子裏，那刻骨的尖風，那冰冷的霜雪，緊緊地壓鑽着河流，壓鑽着我們。不讓我們喘息，不讓我們伸展，它們緊緊地扼住我們，像要使一切都窒息而死。我們是多麼地渴望着溫暖啊！

我彷彿聽見她徜徉的聲音，但隨即像又去遠了。



我彷彿看見她白色的裙裾，但它像又再消失了。

不，這還是寒冷的冬夜啊！望着屋角那簍裏的煤炭，望着面前爐裏熊熊的火光，我的心如泥沼裏的水一樣地渾濁。

「妳騙我，妳騙我！」

「我不騙你，也不騙人們，我說我總要來的！」

「但，妳在那兒呢？……不，妳已遠去。」

我頹喪地把頭埋進我的雙手。

「我不遠去，我不遠去！是時候了，我不遠去！」

那聲音，回答得那麼堅定，清晰，像山谷裏的巨響。

我完全迷惘了，這是夢？

第一聲的鷄叫，我知道是快黎明的時候了，我檢着最後的一顆煤球投進爐火中，火星比拍地響。

我彷彿嗅到什麼。

「妳真的來了？」

「還遲疑嗎？」

「妳被禁錮」。

「但，我已解放了，我捨不得你們，你們也捨不得我，我們需要活躍，自由，快樂！」

是的，我們需要：活躍，自由，快樂！

太陽從山上起來了，萬頃華光，那麼刺人，那麼耀眼，穿過東向的窗櫺，斗室裏，再也不黑暗了。我俯視罩着床帳中熟睡的嬰孩，在那圓圓，紅潤的面龐上，有着安祥的微笑——是快樂，溫暖的微笑。

我屏息，隱隱聽到地裏蚯蚓翻土的聲音，隱隱聽到樹根伸展的聲音。打開了窗，我看到屋旁衰疲的楊柳已抽出新芽，枯黃的草野現出一片新綠。

於是，我欣喜地狂奔出去，迎向廣闊的平野……。

南方

——送××——

到過北方的人，他會更懂得喜歡南方雲彩的美麗。

在北國裏過着掙扎的冰凍日子底人，他更會領悟到南國永恆的溫暖，而珍惜

它。

這正如曾經在黑暗中摸索，迫切地期待着黎明的人，對於第一聲的鷄唱，是多麼地欣喜，而對白晝的來臨是更懂得怎樣去珍惜一樣。

北方是粗糙的，困澀的。整日塵沙飛揚，望不到湛藍的天，也望不清耀眼的太陽。

北方是冰冷的，枯黃的。冰雪積壓整個山野，許多年來望不到解凍了清澈的河流，也望不到草兒青青。

長久在尖風中過活的你，長久在積雪中抖擻的你，如今啊，在春天到來北國之前，要開始你的遠行？

南方是綺麗的，那兒有綠色的樹，綠色的山，綠色的海，綠色的原野，長年一片綠色的世界，它會感染你的生命也變成綠色；而綠色是希望的象徵。

南方是幽靜的，也是熱情奔放的。那兒常有美麗的雲朵在招引你，常有輕柔的南風在照拂你。它潤澤你，使你的生命充沛，熱情洋溢。

南方不免時有陰暗，沉悶的日子是惡魔似的黑雲在低壓。然而它立即會有驚人的閃電，巨響的暴雷，把山村搖動，把烏雲震裂。一陣暴風雨到來，把大地洗刷乾淨，淋得痛快。那時，悶熱解除了，天空一片藍靜，人們的心境跟矯健的燕子一樣在自由的天空飛掠。

如今，渡過波瀾壯闊的海，你要到你所要去的南方。

長久在北方過着冰冷日子的你，一旦看到了那一片的綠與長年的溫暖，將會更懂得珍惜時間，更起勁地工作。在黑暗的日子里你將要如閃電，暴雷一樣地向
混世魔王的烏雲猛擊。

那時，雨過天青，我要駕着南風的彩車去拜訪你。

夜 霧

新年的第六個晚上，整個上海溶浸在藍霧裏。

我從一家書舖裏走出來。街上飄着霏霏細雨，空氣是那麼朝濕稠黏，街燈在霧中打着一個個白圈。

穿過大街，我走進一條滿是泥濘的石子路。店舖的門緊緊地閉着，像是要拒人千里之外。是的，他們都在悽苦中勉強度着溫暖的新年呢。

一輛破舊的馬車從我身邊緩緩地走過，馬蹄敲打在堅硬的石子路上，那聲音，在悽寂中顯得那麼清脆。

多麼寂寞的新年啊！

突然，一輛嶄新的黑色轎車一聲不響地從我的身邊疾馳而過，立即我發現我的制服呢褲子，已被濺上幾朵泥花，無奈何它，我狠狠地望着驕傲的車在迷霧中

消失。

一陣嘈雜的聲音從後邊送來——在剛走過的那段路上。十幾個人圍立街心。是的，那邊出了事了，我回轉身走去。

在人叢中，我看見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覆臥在地上，衣服是簇新的，但是，身上的血卻和泥水混在一處了。我看不見她的面龐，但我想她必定像其他女孩子一樣地眼珠烏黑，令人可愛。

她的旁邊，站着一個不滿七歲的女同伴在哭泣，看她的樣子，像是一切使她迷亂了。

「車呢？」有人在問。

「車！早已去了，犯人命案子，他怕啦！」

「駕車的人可真沒眼睛唉！」一個女人同情地嘆息。

「我看見的，輾倒她的時候，車停了，那個司機還想跳出來看看，但從車廂

裏探出一個胖胖的臉孔的人却說：『自家不當心，還有啥好講，開！』車子就立即開走了。」

「真是！亂世人命不值錢了，她家裏還不曉得呢？……」

人越來越多了，在人叢中，我擠了出來。

一小時後，我從友人的家出來，再一次從石子路經過，剛才圍着的人早已散了，那個孩子的屍體也不見了，大概是家裏的人載了回去的，一切都平靜，只有那堆從身裏被壓出來的血尚未被洗掉，那顏色，看上去還是那麼鮮紅。

雨早已停了，在回來的路上，一個鮮紅的顏色老是佔據在我的眼前。

夜霧愈濃，我的心，就像夜霧一樣地迷茫。……

母與子

那是逼近年關的冬天底一個下午，我獨自一個在街上走着。

天空是銀灰色的，一陣寒風把雪花帶來，和着地上的灰塵交舞。

街上的人，匆匆忙忙來往，他們走路，都有着自己的目的，夢想。是的，年關逼近了，他們都在打算如何在紊亂的局面之下度過年夜。

我還是低着頭，縮緊着頸，走着我自己的路。

當我從一家銀行大樓的門前經過時，我發現在門的旁邊正臥倒着兩個人，一個多麼悲慘的畫面——風雪中的母與子。

她底身上穿着一件破棉襖，手臂裸露着一直到她底肩膀。一條單薄的褲子只掩蓋到膝部。然而，她凍得發紫而顫抖的手臂仍緊緊地抱住她底孩子。那個用一塊破棉絮裹着的小生命，看不到他的腳，也看不到他的手，祇是那裸露的肩膀卻

直讓風雪吹打，他底口緊緊銜着母親的乳頭，眼睛默默地閉着。

她不呼喊，不哀求，也不看人。從她身邊走過的人們也不看她一眼。

這，使我想起了屠格涅夫所寫的：老雀為了要拯救從窠上墜落下來的幼雀底生命，而勇敢地與獵狗戰鬥的故事來。而她——在風雪中臥着的母親，為了不願使她底幼少無知的生命不明不白地死去，她正像老麻雀保護幼雀一樣。用全生命的力量去維護孩子的安全，她像其他的母親同樣地寄予孩子最大的希望，在更苦難的日子裏，她要支撐過去。沒有什麼，只為了愛。

回來之後，已是上燈的時候了。外邊的風雪更大了，我很想拿着一件東西趕着三里遠的夜路去看她，但我因事臨時沒有這樣做。

第二天清晨，報紙接到手，上面刊載着一節新聞：昨夜風雪交加，普善山莊等收屍一百餘具……

我想起昨夜在風雪中臥着的母與子，我希望她們沒受災害。但，當我再度趕從那大樓門前經過時，我再也看不到她們了。

我看見

把頭彎着，

我懷着一顆憤怒的心……

——尼古拉梭夫。

在森林裏，在原野上，在山澗周遭，在小流旁邊，我看見：那些地方的草木茂盛，那些地方的葉實豐滿，那些地方的花兒朵朵鮮豔，朵朵芬芳。因為，那些地方充滿着日光，空氣，水。因為，那些地方有着足夠的生活條件。

我看見：它們憑着日光抬頭，藉着充量的雨水，肥沃的泥土生活，靠着風兒搖擺，播種……它們茁壯地生長。

我也看見：第一個聰明人把它移植在暖室裏，在花盆中。第二個聰明的模倣者，拿起剪刀，拿起線繩，開始對它修剪，刻劃，彎折，束縛，他說：

「我要改變它底面目，彎曲它底身材，創造美麗的姿態，客人們將要在這座花卉上投擲着驚奇欣羨的眼光。他們將要擲給我幾個金幣，讚嘆我是一個高明的花匠。……」

五月榴花紅似火，五月浪潮不平靜。五月已過去，但是天下究竟並未「太平」。

上帝給人一張口，要說話。一雙手，要創造。一個腦，藏着希望。兩只腳，永遠向前。給我們生活條件，讓我們向真理追求。

但是，我看見：一百張口被封閉，兩百只足不能向前。他們都是優秀的年青的，他們卻失去了自由。在花園裏，被送吃着人們魚肉的魚肉，也看過「白山黑水血濺紅」。（如今啊，鮮血已染上整個國土）。天天，他們鎖着眉去理解祖國之命運。（這就是祖國的命運！）在那兒，他們生命的活力受磨折，也讓青春

輕輕拋過……

我們是一棵樹，一叢花，生長在江邊，在原野。我們的頂上有太陽，有月亮，有光明，有溫暖，看我們多茁壯，多嬌豔。

然而，花匠說：

「你們太野，我要將你們改造……」

於是，頭頂被刪除，手臂被剪斷，封住口，蹲着走，全身改了樣，生命失去了活力。……

地獄

「你說在夢中看到——？」

「看到地獄。」

「那可不是一個可怕的夢！」

「可怕的夢？但它和人間並沒有很大的差異。」

「一樣有花？」

「嗯，一樣有花，但花兒卻開得那麼憂鬱。」

「一樣有人？」

「但人們對於他們的生活卻感到疲累。」

「那兒沒有光嗎？」

「那兒有光，但不是光耀的太陽，不是溫暖的光；天昏地暗，陰風森森；幾

朵燐火在山野裏飛飄。人們的手裏拿着一盞燈，燈光微弱得只能看清面前一尺遠的路。他們底眉頭堆着小山，他們在摸索着狹窄的路。」

「他們願意這樣地過活？」

「這樣地過活，並不可怕，因為他們的心中有『希望』，在冷風中他們會自己生火，在黑暗中他們會自己撐燈，可恨的是那些手執銅牌鉄尺的牛頭馬面。」

「那是應該的，牠們是奉閻王的命令，依着生死簿才來抓人的。良善的人會得到公正的裁判，作惡的人應該受輪迴之苦。」

「你猜錯了，這兒用不着閻王，也沒有生死簿。一個老公公在牆邊生火取暖，被說是縱火者，兩個青年人——」

「他們不想逃？」

「他們的兩腳生了根，他們的心裏沒有恐懼，因為他們的心地光明磊落。——我用袖子緊緊掩住雙眼，聽見幾聲哀叫之後，我只看到地上黑色的血堆。」

「以後呢？」

「以後那些人羣忽然都不見了，不知怎的我忽又夢見自己走進另一座牢獄，

「那麼，你看到刀山，炮烙，油鍋嗎？」

「不，我看到的是在鉄柵之內，住着百十個瘋漢。個個的臉孔腫得像白蘿蔔一樣地難看，他們那雙失神的眼睛和喃喃的囁語使我顫慄。一聲淒厲欲絕的女人的哀叫猝然迸發出來，但我尋找不出這聲音的來處，而鉄柵裏的人們立即狂妄起來。我問他們那是甚麼一回事，他們說是肉體抵不住器具的鞭擊的呼喊。我怪他們不應該沒有同情的眼淚，而他們卻說：在痛苦的地獄中沒有冤叫的鬼魂。我們已不能自由地呼喊，先前，我們一樣地遭迫害，我們已經沒有眼淚。」

「那麼，你不為他們向人們申訴？」

「地獄裏的人們心裏都已經明白了，還用得到我嗎？他們的日子是在銅牌鉄

尺底下度過的，他們無法大胆。這時候，我忽然悟到自己在牢獄之中，我恐懼自己無端地也要被置入鉄柵中十年，二十年。於是，我開始奔跑。而那羣青面獠牙的獄卒似乎知道我要遁逃，立即追上來了，他們指我是罪犯。那時候，我求生的欲望是多麼地強烈啊，但結果我還是被綑綁了。我被押進了牢獄裏的刑場，那裏劊子手的手裏執着鋼刀，臉孔殺氣騰騰。我被安排在受刑犯的行列，使我驚異的是在行列裏我發現許多我的朋友。於是，一個又一個，我們被推進火井，我覺得自己在燃燒，大家都在燃燒，整個世界都在燃燒，漸漸我們都變成焦炭，但我覺得我好像並未曾死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發覺那只是一個夢，雖然我已被焚，他們都被焚，但我卻醒轉來了。」

路

死者不滅，生者不息，真理的大路終久要被創造出來的。

昨晚，我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我自己在茫茫中走着路——走着一條極端坎坷，狹小得不成為路的路

。

路像是已有前人走過，可不是嗎，在那兒留有他們光榮的戰績。野草被踐踏過了，荊棘被斬伐了，頑石也被擊碎了。然而，走着這條路的人們，苦鬥的命運還未終了，因為，頑強的它們又再生長，蔓延，繁盛，快把舊路遮蓋了。

天色是那麼晦暗，風兒蕭蕭，周圍是顯得那麼恐怖與淒涼。兩旁的荒草高及腰身，惡狼的狼蛇在遠處囂叫。看看我底粗糙的雙手和滿是創傷的雙腿，我不禁

打了一個寒噤。偶一回頭，來路是一片可怕與荒涼，見不到一個人影。我又轉身向前，仍是模糊莫辨。「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孑然一身，我感到憊困了。我思忖着這條路走的人太少，因為他們怕這路的漫長，怕前面凶狠的猛獸和刺人的荊棘啊！

在我周遭荒塚壘壘，它的上面有的豎了一塊小木板，墨跡早已消褪，有的已失了標幟，有的連屍體也沒被掩埋，也不曉得在風雨中過了多少個日子，看到那些雪白的屍骨，那些黑洞洞的眼窩，真教人毛骨悚然。

我知道他們是真理的鬥士，（裏面有我的許多朋友，）他們原先都是人，是一樣地有着熱烈的情感，堅強的意志，明是非，敢愛憎和有着一種執着的人，如今他們是死了，是死得那麼驕傲，死得那麼寂然。

我知道他們為的是要好好地生活，認真地走路，要從沒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條路來。他們斬伐，他們開闢，可是不幸他們戰死了，在一個純正的目標前面，對

於他們的血與生命毫無吝嗇。他們是死了，却死得那麼坦然，死得那麼勇敢。

對着那些荒塚，那堆堆的枯骨，我起了衷心的敬意，他們的生命雖已終止，但，他們的鮮血已在路上開出美麗璀璨的花朵，他們的靈魂永遠在後來走路的人們心中閃着光耀的火花。

是的，我的心跳尚未停止，我的血脈仍在搏動，我的身滿熱地，我不該躺下去，雖然我的身疲乏，但我們似乎又看到死者眼睛的閃光，我又掣起了我的武器一步步向前踏去。

頑石傲然地瞪着我，荊棘對我冷笑，藤蔓對我嘲諷，因為它們的身上尚留有開路者斑斑的血漬。

對於它們的傲慢，使我憤怒，使我的臉漲得通紅，我對準它們一刀刀砍去。是的，我必須把它們清除，必須繼着前人開路。……

冷不防，來自草叢中的大青蛇望着我的腿狠命地一咬，在我心中對於牠是隱

藏着幾多的憎恨與憤怒啊！（有幾多堅強的開路者死在他的毒牙之下），我毫不遲疑地望牠砍去，牠的血濺在我的腿上，和我的血混雜在一處。我笑了，我瘋狂地笑，我的爽朗的笑聲震撼整個山谷，搖動整個森林，連樹上的鷹隼也被驚走了。

我仍舊一樣地走路，但是身上的創傷使我無法支持下去，我意識到我將要死，我將像前面的開路的人一樣地死得驕傲，死得坦然。在我的耳際，我聽到前面伐木丁丁的聲音，也聽到後面趕路者陣陣的呼喊與歡笑，我不感到寂寞。……

突然我醒來了，我覺得我的嘴角還留着一絲微笑，是的，這是一個夢，夢總歸要破滅的。

人到世上來並不只要享受，並不是要作為世界的裝飾品，為的是要創造，要開闢大路而來。今天，我看見在我身身後正有着一大羣年青的，年老的人作着苦鬥，因為我們都堅信：

死者不滅，生者不息，真理的大路終久要被創造出來的。

孩子底心

一個貧窮的孩子，偷偷地，他愛上了一位美麗的姑娘。

像天上的星星和太陽思戀着大地一樣，他日日夜夜思念着她。

終於，在她的面前，有一天他胆怯地說了：

「妳願意賜給我一份愛情嗎？」

「哦，」望着他那蒼白的臉孔。「你用什麼表示你對我的愛呢？你什麼也沒

有呀！」

她笑得像開着的一朵花。

「妳不看見我懇切渴望的眼睛，妳不聽見我顫慄急促的聲音。」

「你真的在愛我嗎？但我看不到你底心。」

「我底心！我底心！妳可真要我捧出我底心？」

她微微地點着頭嬌笑。她的笑，仍舊像花朵一樣地美麗，動人。他慢慢地走回去，思忖着：

「我底心，我底心早已屬於她了啊！」

於是，他拿了一把刀向胸口一挖，一顆血紅的心立即躍進他的手裏，那麼新鮮，那麼熱騰騰。他喜歡得眼淚也淌出來了。

他站在她的面前，誠懇地把他殷紅的心呈獻。

她驚異地說：

「不，那不像是你底心，那決不是你底心……」

但是，他已經躺下去了，沒有一句話。

她害怕起來，偷偷地把這顆血紅的心，深深地埋葬在她底窗前的泥土中。

春天來了，窗前那叢野草也開出了花朵，那花朵，像姑娘的嬌笑，一樣美麗

，一樣動人。

而今姑娘已經嫁人了，她嫁給一個並不是捧出一顆血紅的心底人。

復 活 節

「復活節」的早晨，天氣分外地明朗，晴和。

鐘聲，緩緩地從高高的教堂的鐘樓上傳出來，瀰溢在這小小的城市。

年輕的小孩，還有男人，貴婦，他們都穿着潔淨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齊齊，

在教堂門口進出。

是的，他們要在今天舉行一個讚美會，一個莊嚴的禮拜呢！

在他們的心裏，他們想這是一個快樂的日子！

城外，越過了一條小溪流，在遠處，有一座小山丘。

那個地方，躺着安老伯伯和年青的水手底墳墓。

那鐘聲，那莊嚴的禮拜，那牧師虔誠的禱告，那年老的媽媽，那年輕的姑娘

，那年幼的孫女……的禱告，也許，安老伯伯和水手都已聽過了。

復活節是快要過去了。黃昏，一陣山風過來，吹得草木有點發抖。

「安老伯伯，你睡着嗎？」

「還沒有呢！你沒聽見那鐘聲，今天是復活節。」

「是的，一個多麼暗和的日子啊！但是，它也要過去了。」

「你悲傷嗎？每年，它總是這樣過去的。」

「那麼，你想些什麼呢？」

「我？——」
「嗯，我想起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每年這一個日子有趣的情景。那座教堂，是在我三十多歲的時候才建造起來的……」

「不，安老伯伯，我想着幾件事呢。」

「什麼事呢？」

「如果我們能像耶穌死了復活……」

「那是不會有的事呀，傻孩子。」

「安老伯伯，我想着，如果我們再活了，那該多好。我將快樂地從這條山路奔跑下去，一直到現在我們正可以望得到的那個遠遠的正亮着燈的房屋，擁着我的愛人阿莉姑娘狂吻。——天天，我是望着她的窗子的燈到很遲很遲才睡。——是的，那個時候，她要大大地驚駭，也要歡樂得淌出淚來呢。……還有，假如我和她結婚之後，一定有一個快樂，溫暖的家。我要常常帶着她到海上一同玩耍。現在我想起海，波瀾壯闊綠色的海，一切對於我是多麼地熟悉啊！……還有，我要把每年從船上所獲得的錢，送一些給教堂裏那位年老的牧師，建造房子給窮困的人居住。……我的孩子，一定是美麗和聰明的。他們的眼睛，一定像我的阿莉姑娘一樣地明澈，美麗，我要教着他們，幫助他們，使他們的天才有獲得充分發展的機會。……閒暇的日子，我要到山的那邊去看看我的爸爸媽媽的墳墓，看看他們的周遭是不是也和我們一樣地寂寞……還有，城裏那所醫院……唉，這麼多的希望啊，告訴我，如果你再活了，你希望什麼呢？」

「我們年老的人什麼都完了，有什麼好希望的呢？從前，像你一樣年輕的時候，我也有過理想，那些理想，也許要比你所想的還要美麗而且自私得多，然而，這又有什麼用呢！如果我復活了，我只想看看我的十多歲的孫女，我時常想念着她呢！」

「除了這以外，你真的不再想望其他的嗎？是的，我想，如果我再活了四十年，這個城市的一切，也許都要改變。鄉村，一樣地也都要改變。那個時候的人民，沒有飢餓，沒有寒凍。說不定人類已經把耶穌的天國遷移到土地上了，那個時候，我們才活得夠呀！」

「可是，我除了等待我的孫女快些長大，希望她的生活好好地不像我們再苦夠之外，我還有什麼可想望的呢，我還得等待死的第二次來臨呀！」

黃昏的老人已經去遠了，夜的帷幔垂放下來，荒郊是一片的黑與靜寂。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再活呀！」

「為什麼呢？安老伯伯。」

「我們不是聖者。」

「但是，原初他也是人啊……希望，這無窮盡的希望……你看，今晚教堂裏的燭火那麼輝煌，怕是他們舉行晚禱的時候了，我的阿莉姑娘一定也在那邊……」

「希望，烟雲的希望……我想，我們應該睡了。」

「是的，晚安，安老伯伯！」

「晚安！」

然而，良久他們都沒入睡。

教堂裏唱詩班的歌聲又起了，繼着宏高鐘聲的後步，從大門，從窗子湧出，泛進市街，躍進高樓，奔入荒野，越過溪流，登上山丘，那兒，有着安老伯伯和年輕水手的墳墓……

江的故事

經過多少個年代，經過多少個世紀，我永遠是這麼默默地流。

流經崎嶇的岩石，流經靜默的村莊，流經喧擾的城市，流經無垠的草原，奔入大海，年復一年。……

這世上，沒有一個人明白我的身世，連我自己也有點模糊。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年輕的幼孩。那時候，天地一片的靜穆。我的身邊，有的只是野草，走獸。我的頭頂，也只有鷹隼盤旋，那時候，一切都異常寂寞。

但，經過多少個年代，我自己茁壯了；而我身邊的一切亦已面目全非，那些聰明機智的「人」，憑着他們底手，他們底腦，和無窮的希望，去耕耘；建造。這個世界被他們點綴得美麗了，活潑了，熱鬧了。然而，因此我也看見，聽見千百個「人」的故事，是那麼悲哀的，快樂的，感人肺腑的。朋友，你想聽嗎，我

只要告訴你千百個中的一個。

不久之前，在離城不遠的一個小鄉村，有着一對年青的小孩常到我的岸邊來玩。他們對於我是十分地喜愛，因為有時候，我聽見他們的話語：

「你看，那悠悠的江水！」那個垂着髮辮的女孩子，伸出白嫩的小指頭指向我。

「啊，悠悠的江水，多麼好啊，要是我們能永遠一起在這兒玩。」是的，那個男孩子也為我而神往了。

我也常常這樣地希望，希望他們能夠永遠快樂地伴着我。

春天，百花齊放，他們就在我身邊新綠的草地上打滾，嬉戲，我不禁也跟着他們奔跳，歌唱。有時候，他們吵嘴，那個叫阿蘭的女孩子，帶着腫紅的眼睛，走到岸邊來，對着我哭泣，你想我是多麼地難過啊！

秋天，樹木在西風裏顫抖，我載着片片落葉流向遠方。

「秋天，一個多麼煩惱的季節啊，冬天一到，我們就不能常來這兒玩了。」於是，他們無聊地撿起小石子，一塊塊望着我底胸膛扔來，攪得我發癢，不禁笑出朵朵的浪花。

這樣地過了幾個春天，過了幾個秋天。阿蘭的媽底頭髮斑白了，而阿蘭已經是一個美麗的少女。她學會在她底臉上搽了一點脂粉，在她底頭上插着幾朵的杜鵑花。每天上午，她捧着一籃的衣裳來到岸邊，捲起褲管，把兩根肥白的腿放進我底懷里，她洗起衣服來呢。

阿桐和她仍然來過，但他們已不像從前那麼放縱了。是的，他們都長大了，他們同樣地感到羞澀啊！

一天，阿蘭底媽帶着佝僂的身體來望阿蘭，她望着正在洗衣裳的阿蘭暈紅底臉龐發笑。

「妳放下，媽有話跟妳說呢！……媽年紀老了，想替妳做門親。」

阿蘭可真發慌了，我看見她低着頭。

「媽，妳又來了！」她堵着嘴。其實，她底心里正想着一件事呢。

「女孩子大了該嫁：阿桐這孩子我滿喜歡，他年輕的時候就沒有爸媽，現在，算是應該苦盡頭了，妳和他又是從小在一起的。……趁明年媽替妳做幾件新衣……

懂嗎？」

我看見阿蘭那美麗的面龐更紅泛了，她低着的頭幾乎和我相碰。

「媽老喜歡開玩笑！」她羞澀地笑。

「肯了哇，嘻，媽早就曉得呢！」

阿蘭底心裏多快活啊，她常常在要回去的時候，低頭對着我照着她油亮頭髮，摸摸頭上的杜鵑花。她去了，口裏就哼着：「春季裏來桃花開……」

但是，誰知道好夢易醒呢；傳說了一年多的戰爭是迫近這兒了，我心里老就憂着快樂的日子快要完盡。

一個夜晚，我被一陣巨大的轟叫聲所震醒了，整個山崗都被搖動。城里那些被人所建造的房子一幢幢塌了下來，高聳的火舌向天上伸，把半個天染紅了。我看見一羣羣懷着恐懼的人們逃離了城，我看見地上的人羣被追擊，鮮紅的血和悲酸的淚水染滿我的全身，我憤怒，我呼喊，我的臉孔也漲紅了。

夜是過去了，黎明，這世界像死了一樣，城裏那高的小樓上已插上一根太陽旗，它已經換上主人了。我低着頭，懷着悲愴的心默默地把一具具的屍體送進大海……。

秋天底風吹着口哨從我底頭頂而過，月色朦朧，遠遠山村，沒有燈，沒有火。是的，我已經過慣這死寂了的夜，我正想打瞌睡。

忽地裏幾聲狗叫，啞啞了的銅鑼起急響，我聽見人們的呼喊和孩子的哭聲。睜開我的眼，立即我意識到不幸已來臨。

黑暗中，幾個打着手電筒的東洋兵到處搜索，牽走了羊，帶走了雞，扛走了一袋袋的糧食，還有，綁走了阿桐和一羣年青人。我看見他們闖進了阿蘭的家和別的家，我聽見女人淒厲的尖叫，孩子的啼哭和老媽媽的哀求。那淒慘的哭聲使我毛骨悚然。我覺得我如處在鬼魅的世界。

昏黃的月快要下沉了，天邊閃着幾顆蒼白的星星。

遠遠一個披髮的人向我身邊走近。啊，在秋天的夜里，一個瘋狂的少女一絲不掛地漸漸向我走近，她在撫摩着顫抖的手臂，月亮打照着她美麗得像大理石一樣的裸體，她的下部染滿了血。她抬起頭，從蒼白的臉和失神的眼睛，我立即看出了，那是不幸的阿蘭啊！我不禁失聲地痛哭。

「唉，悠悠的江水，你可也在哭泣嗎！今夜，我要永遠和你在一起了，我這

洗不盡的污辱，算不清的仇恨啊……」幾顆淚珠淌在她的胸前，也掉在正要枯黃了的野草身上。

於是，她一縱身躍進我的懷里，我緊緊地擁着她，我底淚水和她底淚水混和了。

就這樣，我拖着她冰冷的身體，嘶啞地唱着哀歌一直到海。

從此，阿蘭底媽媽天天坐在我的身邊，蓬着髮，揮着枯乾的手呼喚，呼喚着阿蘭的魂兒歸來。

春天來了，岸上的野草和從前一樣地油綠。但，阿桐不來了，阿蘭也永遠不再來了，阿蘭的媽也許久不來了。聽岸上的人們說她是在冬天的一個夜裏死去的。

夏天，炎陽在我的頭頂，像是含着無限的憤怒，它的金槍根根抵着大地，連

我也被刺痛了。於是，我的手臂漸漸疲削，我的血液漸漸枯乾，我的胸膛凹下去。是的，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是悲慘的啊，我也願意跟隨着他們死去，我的眼淚枯乾，我再也聽不出自己的喘息。一隻瘦瘠的野狗，一顛一擺地伸長着舌頭，踏在我底乾癟的胸上，他想向我求一口水，但我那兒有水啊！

然而，我沒有死。秋天，幾次雨水淋下，我的生命又從山澗裏奔跳出來了。

沒有清脆的羊鈴底音響，也沒有水車的絮語，田園荒蕪了啊，在寂寞中，我過了一串長長的日子，但我默默地期待岸上再一次的繁榮。

畢竟那日子給我盼到了，我看見城里的旗又回到本來的面目，而且，我所想念的阿桐也回來了，我歡欣，鼓舞，歌唱。然而他已不再那麼對我歡笑，他常常孤獨地向我底遠處望，因為他再也看不到阿蘭和阿蘭的媽。

又再過了一年，我懷疑着我所盼望的和平日子沒有到來。田園開始播種，耕耘，但是，人們的眉頭一樣緊鎖，他們仍舊穿着破衣裳，塌倒了的房屋沒有建造

，斷了的橋樑一樣沒有修好。

從前，多少個畫家為了我而拿起彩筆染抹出許多美麗的圖畫。多少個詩人為了我的姿態而寫出動人的詩篇，多少個音樂家為了我的歌唱而譜上許多曲子，他們都說：「江，生命之江！」現在，他們再也沒有那份的心情作畫吟哦了。夜里，當我從城里的石橋底下經過，常常有着嬰兒被拋下，還有，年輕的年老的人們躍下。他們不再讚頌我是他們的生命，卻把我看成一條路，一條拋棄塵寰，逃避現實的苦難到另一個世界去的路，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念頭啊！

如今，阿桐不來了，他和他們一羣都到遠遠的地方去了。他們說，我像是他們的眼淚，日日夜夜不盡地望東海流。

現在，我也不知道那一年我的生命才終止，我永遠默默地流，流經嶙嶙的岩石，流經靜默的村莊，經過喧擾的城市，流經無垠的草原，奔入大海，年復一年

……
○

美麗的黃貓

高個子的楊先生走了。

他真的就這樣忍心的離開我嗎？我真不敢再去想像，那不過是不久以前的事，是的，那是一個綺麗的夢。

我是一隻美麗的黃貓，我的身體是豐滿的，我的皮毛是滑膩的。正因為我的年紀正輕和有着這幾分姿色，在我的同伴中我最感到高貴，所以主人也最寵愛我。

但是，我也有我的苦悶，家裏的兩個同伴白天老是那麼沉靜地躲在屋角，晚上又要做夜工——打老鼠。她們對於將來沒有更高的幻想與要求，我怎會和牠們合得來呢？再說，那隻哈巴狗卻常跟我賭氣，常常獨自一個出去了，而東鄰那隻癩皮狗，那更不必想了，瘦巴巴的真不像樣，我是多麼地寂寞啊！

一天，主人的客廳上來了幾位客人，立即，我被他們其中的一個賞識了。他用那粗大的巴掌親切地撫摩着我，我第一次羞澀地叫了兩聲，客人們都聚攏來了。

因為太過於激動，這天晚上我失眠了。

以後，他們便作為我們主人的熟貴賓了，並且常常帶來許多珍貴的食品口香糖之類……。不上幾天，他們都做了我的情感的俘虜，當然，這是使我最感到滿意的。

在那幾位客人中間，我最愛楊先生。他最懂得體貼我，他的眼睛藍，鼻子直，長得一身漂亮。雖然他們的話我不十分懂得，但我却也勉強地會叫一兩聲——盡量地使柔滑，嬌軟。

一次，主人不在的時候，楊先生來了，他抱住我，在我的頸上繫上一條美麗的緞帶，就讓他的友伴拍一頓我和他的合照，繼之，他抱着我躍登一輛精巧的汽

車，駛經城市，郊野……。許多人都對我們投射着妒羨的目光。

之後，我便成為他們的貴客了，他們都稱我為「美麗的咪咪」，他們給我豐富的餐席，裝飾品……有時候，我索性就不願意回家去，因為我渴望着這種幸福的生活，希望它能永遠與我同在。

但是，那僅僅是一個夢，是一朵不結果實的花，徒有瞬間的嬌艷。

是黃昏時節，我仍舊和楊先生乘着車子回到我的舊家。晚飯後，楊先生對我的主人告辭道：

「朋友，明早我們要走了，多謝你在我們這枯燥的生活裏帶給這頭美麗的貓兒，雖然我很喜歡她，可是，路上的攜帶太不便了……」

這真像晴天的霹靂，我幾乎暈厥了。

「你們走了，我要用什麼方法去挽回她和我的感情呢？她對你的興趣已經超過了我了！」主人皺着眉頭為難地說，我感覺他說得很對。

楊先生緩緩地抽着雪茄，臉上閃着一絲神秘的微笑，他說：

「那就要看你的了，你不但要知道怎樣去供養她，而且還要學會如何去逢迎她，撫慰她。一個愛貓的人應該要懂得貓的尾巴的。」

他走了，我被冷冷地拒於車外。

晚上，主人立即學着楊先生撫摩着我的尾巴，但無論如何他總不像楊先生那麼使我慰貼與溫暖。

屋角那兩位友伴還是跟從前一樣地悠閒，沉靜。我祇得獨自回到主人床邊的几上去，桌上桃紅罩的檯燈已熄了，那瓶葡萄酒只剩下空瓶子，幾本洋裝書還放在老地方，主人正酣睡着。我感到異常地淒涼，一切是冷冰冰，靜悄悄的。

幾天以後，我跳上鏡檯前，忽然，我發覺到鏡裏所映現的已不是從前的我了。從那褪落的裝飾品和破碎的紅緞帶子中，我再也找不到一絲美麗青春的姿容，我不禁偷偷滴下幾點眼淚。

奧通絲的跳樓

——女人的愛之一——

愛一個人，應要為他的幸福着想，不要成為他在暗夜摸索中的絆腳石，也不要為了她而讓他平添一絲的麻煩。

在莫泊桑的一篇短篇小說裏，年輕美貌的奧通絲姑娘，就為了愛，為了情人的前途與幸福而跳了樓。

故事是這樣的：

十七歲的美麗姑娘奧通絲被村中的格拉布校長僱在家庭裏縫紉。那時，村中來了一位漂亮又年青的教師栖日斯勃，他拒絕了村中任何一個女孩子的追求，而獨鍾情於奧通絲。於是，他們暗暗地互相愛上了。一個下午，工作完畢之後，他們依約在黑暗的貯放着乾草堆的頂樓幽會。當他們正想敘情的時候，不幸被嚴

厲的校長發覺了。為要明白青年的教師所做的是，校長立即把頂樓的門鎖上，下樓拿火燭去了。這時候，青年的教師，是顯得那麼懦弱與慌張，為了要保持他的職業與聲譽，他幾乎忿怒地催促着她立即躲藏，校長已經上樓開鎖了，於是奧通絲立即跑到窗口，毫不猶豫地跳了下去。自然，一進來的校長是找不到甚麼的。兩小時後，柘日斯勃帶着一位醫生在傾盆大雨中找到了她，可憐躺在泥濘中的奧通絲，右脚已經折斷三處，從此，她便成為殘廢的女人。那位懦弱的青年在不久之後，也就離開了她而遠去了。而她，卻以縫紉的處女終其身。

純潔的愛是偉大的，它的熱情有如火山一樣地猛烈，更冰冷的霜雪也要被融解。一個年青癡情的女人愛上了她心中所愛的男人時，為了他的幸福，為了不願玷污神聖的愛情，她會為他犧牲一切而毫無怨尤的。

是愛的力量驅使奧通絲睥睨生命的苦難，甚至死的威脅而毅然跳樓，她的一生雖甚平凡，但，她對愛的執着却是可敬的。

愛瑪的錯誤

——女人的愛之二——

愛情並不像商品，可以隨便搬到市場上用天秤稱着買賣的。但，在亞歷山大，赫爾岑的「一個家庭的戲劇」中的詩人黑爾威席和愛瑪的結合，卻把它看成商品交易了。

黑爾威席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西歐充滿着革命氣息到處被歡迎的驕傲的詩人。在他抵達德國之後，立即被一位柏林的銀行家的女兒愛瑪愛上了。愛瑪，正如當時其他的德國女人一樣地有着虛假的激情，和不自然的對英雄崇拜的癡狂。在未見到黑爾威席之前，她已為他的聲名而傾倒。自然，她是把他當成偶像一樣虔誠地崇拜。於是，她憑着美麗的嫁妝和足夠供詩人旅行歐洲各地的一袋金子，而獲得了作為詩人妻子的位置。

黑爾威席的作為一件物品出賣，在愛瑪覺得是勝利而心滿意足的。但事實上她所獲得的並非愛情而只是一個軀殼而已。為要彌補這個缺陷，她代為佈置一所精緻的書房，她款待他有如看護，侍婢。希望他能在舒適的生活中產生出更多，更偉大的作品。她覺得使丈夫快樂，把家庭幸福之花編織在他的桂冠上是她唯一的天職，而黑爾威席是一個胸懷狹窄，心地陰沉，喜歡偷偷地享樂和有着女人氣的人，在安樂的生活中，他着實被愛瑪寵壞了，於是，他什麼都沒有寫。

二月革命的消息傳來，詩人被舉領導工人萊因軍往戰地去，在愛瑪的心中，覺得只有她的丈夫才配做背着七絃琴，揮着寶刀，騎着戰馬在戰場上馳騁的英雄，而她，也將獲得同樣的光榮。然而，黑爾威席是懦弱的，他做了一個臨陣脫逃的「戰士」。在他的聲名狼藉之後，他變成一個喜怒無常，揮霍無度的失意人。日久，他們貧窮了，而愛瑪仍無悔悟，她把傢俱典當，向人借債，以供丈夫的揮霍。因為，她始終堅信給丈夫快樂是她的天職，也就是她的愛。

這種愛在情感上是無法平衡的。於是黑爾威席便衝出了妻子所建造的快樂的牆，而和赫爾岑的妻子發生了曖昧。愛瑪的夫敗與悲哀也在這時完全顯現。

沒有互相了解，也沒有洗鍊感情的連繫，只憑單方面的偶像崇拜與心的激動，是心理的放縱和倫理的歇斯特里症。而企圖以豐富的嫁妝購買愛情與榮譽，更是愛情認識上最大的謬誤，她的結果難免是要悲哀的。

愛爾賽的自殺

——女人的愛之三——

讀了A，顯尼志勒的「愛爾賽之死」。

故事是簡單的：

年輕的愛爾賽是一個維也納律師的女兒。她有着美麗的身材和一頭金黃的髮，對於自己的青春，戀愛，未來都有着美麗的幻想與無窮的希望。一天，她接到母親的信，說父親濫用了人家委託保管的錢，將要因訴訟而下獄。她求愛爾賽向同住在一處的陶絲苔子爵借三萬個哥爾盾，趕於第三天早上把這筆債歸還費耶拉博士。陶絲苔是一個好色的紈袴子弟，愛爾賽是很不願意去見他的。但從母親信中讀出了父親是如何地急需這筆款時，她只好去了。陶絲苔是用貪婪的眼睛看着她的，他答應借給她所需要的錢。但，他說：「只有一個條件！對於妳的美麗

的裸體能讓我十五分鐘虔敬的默視……我還可以賭誓這件事在我們之間是秘密的，如果妳願意，那麼，六十五號房間……不然，就在那個森林中一片空曠的地方，今夜，很暖和，星光將沐浴着妳……」。他傲然地走開了。愛爾賽被他的醜惡所怔住了，在心里，她罵他聲卑劣的畜牲。無論如何，縱使只有一分鐘，她也不願意的，雖然，她有着美麗光滑的肩膀。她回到自己的房間，不幸又接到父親的電報：「數非三萬，乃五萬」。經過內心激烈的戰鬥之後，她決定：為了爸媽，她得借款。於是，她瘋狂地脫得一絲不掛。從鏡子裏她第一次認識了她自己美麗的軀體。披上長外衣，她下了樓，在音樂室，她發現陶絲苔正和幾位男女朋友在一起，她立即衝進去，在許多人的面前展露了她美麗的裸體。在一陣笑聲中她暈倒下去了，當她被抬回房間後，她又吞服了安眠藥自殺。

生命原是可貴的，但，一個有着執着和激烈的愛，憎感情的人，在「愛」與「生命」取捨之間常常是痛苦的，而他的結果必為了愛而甯願放棄生命。

愛爾賽只是一個十九歲的少女，但她卻懂得愛，愛自己，也愛爸媽。視父母的生命與快樂甚於自己時，為挽救他們的不幸，她願犧牲自己。這世界像陶絲苔的人太多了，五萬個哥爾盾在他眼中是微乎其微的，但這種人的錢的進出永遠是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上的。以他人的痛苦作為自己的快樂而說是公平的買賣，這種人愛爾賽罵他為卑劣的畜牲一點也不過火，愛爾賽身雖不受污辱，也不一定死，但她覺得離開了這充斥着陶絲苔的世界還比不離開好些，她只得用死來回答人們。死，證明了她執着愛而不得不受辱、雖受辱，做人的節志她却不能放棄。

短 簡 (一)

……推開積滿灰塵的窗子，打從屋角天際探出的綠葉，立即湧進我的眼簾——那綠得可愛的顏色，真使我直欲奔向擁抱——只有在這一刹那，我才意識到春天的確來到人間。

來這兒快半年了，你問我：「過得好嗎？」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才好。半年來，我住在這個「偉大的都市」，看不到一根綠草，一堆小山，一支清流，使我混濁的心情無從獲得澄清。於是，我深深地懷念着南方一切綠的顏色的東西，教我整個生命也變了綠的顏色。

曾有一個長久的時候，我對於自己生活環境的不滿，極大的不滿。你知道的，從小我就帶來了幾分憂鬱性，我喜歡安靜，我希望每天有幾小時的時間可以讓我讀書，讓我思忖，讓我寫點東西。我也說過，在我的住處能有一小塊小小的田

野，在黃昏向風兒問訊，還有，嗅嗅長滿青草泥土的香味，和作着片刻美麗的遐想。然而，現在我什麼都沒有，白天，整個房間裏吵吵鬧鬧地，簡直沒有些微的安靜，自己房裏的同伴，外來的朋友談天，談女人。有時候他們竟拿出博克打起賭來了，我並不反對在忙碌的生活裏需要得到些微的休息與娛樂，但是他們是過得太閒暇了，他們總想用盡方法把無聊排遣，把時間浪費。十幾個墨黑的頭圍攏着，呼呼喊喊，汗臭，香煙味兒交織成一股濃重的味道。我益想走出去，可是。外邊是光禿得沒半根草的操場，隔着一道籬笆便是喧囂的街道。

黃昏飯後，一腳踏出便是街，還有啥好走的呢？紅綠的霓虹燈，擁擠的人羣，電車汽車的咆哮，鼻子裏儘是灰塵的味道，於是，我的心又感到煩膩了，我低着頭緩緩地走回來。在斗室裏，無聊地啟開收音機聽聽幾曲貝多芬的交響樂和幾支提琴優美的旋律，不快的心情似乎已得到片刻的平復。然而，他們回來了，他們偏不，他們卻願轉換一些軟洋洋的「我的冤家」消遣。夜裏十二時了，他們還

躲在牀上尖着耳朵諦聽，還說是讓它催眠，真是使我哭笑不得。我真不曉得為什麼他們的心和我有着這麼劇烈的分別，難道他們真的不喜歡書，不喜歡光和將來光明一點的路嗎？

我受周圍一切的束縛，真有一些時候我的眼睛迷朦，我的生活在此迴流中旋轉，我找不出一條為我自己安排好的路。但，幸喜這僅是「一些時候」而已。

對生活我委實有點悲觀，但你說我會永遠躺下去嗎？不，我不但沒有躺下去，而且站起來了，現在，我伸直了腿站得很好。

每回，我從火車道旁邊經過，從那個曠地經過，我看見暴露在陰溝旁和瓦礫當中一些棄嬰的屍體，成人的屍體，三五天沒人收埋，直讓風吹雨打太陽晒，我的心不禁起了急劇的和跳動。他們原也是人啊！我知道他們也一樣地有生命，也一樣地不願意「死」的，在生前他們曾經作着最大的掙扎，但，畢竟他們是死了，他們戰敗，默默地，我聽不到一聲的呻吟和哀叫。天天，在我的住處不遠的地

方我可看到一手拿着鐵抓，一手挾着一隻破簍子，衣服襤褸的孩子，女人們，他們同望着一車車從街道載來黑污的垃圾堆爭搶着人家拋棄的東西，他們像是要從裏面尋找一粒珍珠似的。我不禁悽然淚下了，他們原也為着要生活啊！

我也到過一位青年的朋友的住處，（他曾經跨進社會做了幾年的文化工作，現在他又回到學校裏來了）他們的宿舍擠得連排放一張小方桌的位置都沒有。他的家庭經濟情形異常惡劣，他的生活過得很慘，但他卻過得很嚴肅，他的衣服自己漿洗，每天，他辛勤地伏在床上看書，寫稿，為了現在——想獲更多的學問。

——為了將來——更有戰鬥的力量——他一點也不喊苦，在他的蒼白臉孔上我看出他的堅定與輝耀。

他們都是一樣地在掙扎，在苦鬥。雖然，他們希望，理想也許有些微的差別，但至少他們的基點是相同的，他們也為的是生活，為的能好好地做一個人。

於是，我替自己安排下一條路了。

我已不該對現實作無用的埋怨，雖然在我周圍生活的盡是一些煩擾的人們。所不滿的却是我自己，因為我還沒有真正鼓起勇氣和信心去好好地生活。

「如果在生活上有一段空白的時間，那才是最可悲哀的。」現在，我再也不感到煩悶與痛苦了。因為我的生活過得很有規律，不讓它有一些空白的時間，在煩擾的環境中我默默地看書，寫字。也因為我有一個希望和堅決的自信，那是發自那些地方，我隱隱地看到從那些地方發出來的些微的閃光。

已經是傍晚的時候了，他們都出去散步。斗室裏祇剩下我一個人，在一天中，這個時間是我所感到最寶貴的，因為只有這個時候最安靜。

放眼望向窗外，天空漸漸暗黑，是的，一天又過去了！……………

短 簡 (二)

……那時候，我們坐在清冷的江畔，太陽已經下山，黃昏的晚霞把半個天空都熏醉了（連我們也都熏醉了）。隔江，古老城根下的草坡，三兩隻白羊寂寞地低着頭，一些捲着褲管的挑水女人從城門口吞吐。我們聽不到絲毫令人感到煩悶的鶯叫，一個多麼靜穆的黃昏，只有西山上古塔旁邊一點點的星火，在我們的眼中還是那麼顯現。你還順手遞給我一朵紫色的牽牛花，問我喜歡那顏色不……唉，如今在我的腦中這影像還是異常地鮮麗，一提起筆，我就覺得好像一如往日坐在你的身邊和你談話似的。

讀着你的來信，覺得你仍像先前一樣地憂鬱，你憂鬱阿蘭姐的跳水，你憂鬱地面還欠光明，連帶着使你對着未來的日子發生恐懼，是嗎？

別嚮往於我這邊的美麗吧，這兒的「天堂」是建築在地獄的基礎上的，它實

需要更多的光明。

泛一只小船，從江和河交叉點望過去，覺得什麼都美麗，什麼都光明。那座碩大的鐵橋橫臥在大廈的前面，伸展入水中的公園裏面的遊人那麼悠閒與自在。沿江用大方石堆砌成一幢幢的高樓聳入雲端……。在這夠莊嚴，夠偉大底下不曉得有多少被遺忘了的枯骨，被污辱了的靈魂深深地埋藏。

冬天，大雪連夜飛飄，連樹枝也被壓低了，外邊一片白茫茫的，好冷的天！多半的日子，我躲在屋子裏，沒有一盆取暖的火，沒有一件使我溫暖的棉袍，凍得實在難受了，只好飲飲幾口熱開水溫暖我自己，我自己以為我是過得很潦倒了。但，雪後一踏出街，便看見普善山莊的車載着一具具薄棺望市郊送去。那些屍體是來自碼頭橋底下，大公司鐵門前，還有……，他們是耐不過大寒夜在霜雪中死去的。

一樣的大寒夜，尖銳的西北風叫人刺痛。在熱鬧區的十字街頭，戲散場了，

大亨們挾着穿皮袍的太太躍上嶄新的汽車去了，站在那邊的是用脂粉口紅掩飾着她受那失眠與貧血侵蝕的臉孔的女人，排着隊伍一直到轉灣抹角陰暗處。公開勇猛地拉着過路的男人，講買賣，那情形叫人驚異。

在熱鬧地區，在戲院，在電車上，在火車站，到處散佈着扒手，盜黨，他們大多是蒙受「大赦」的恩典之後回復自由的。沒有一條新鮮的路好讓他們走，他們又不願餓死，於是，他們寧可再犯罪入獄。

他們生來都是良善的，像我們，像其他一切更好的人一樣地有着高潔的靈魂，求生的意志，更高的幻想，一樣地不願意犯罪。然而，社會逼着他（她）們，吸血的人逼着他（她）們走向險途。巴比塞說：「我們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好。」如果一個人既不能活得好，更不能活時，他們不得不本能地掙扎與反抗。阿蘭的跳水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而已，但她不免是帶着遁世與悲觀的態度而自殺的。而前者的人羣，他們認為一個人既被帶來這世界，至少應有生活的權利，別人

可以生活得很好，他們總不能委屈地死去。於是，他（她）們大膽地做了，做着

他（她）們所不願意的，這種矛盾行為使他們的靈魂受到最大的痛苦。

為的想在黑暗中追求自己的光明，他們犯罪，但他們却最具人性。

那些享受夠了的大人們却把自己的責任推卸了。他稱他們為暴徒，娼妓……甚至戴上惡劣得無可復加的罪名，他忘記他的榮譽，地位與享受是建築在誰的頭上。

是的，地面還欠光明，但是尚在過活的我們，必得為死者忠實，好好地過活，也必得與生者共同爭取光明。……

短篇 (三)

趕從那塵沙蔽日的北方回來，經過了那六月美麗的東海，現在，我們是再次地會面了。是那麼地匆匆，但我的心中是充滿了喜悅，因為，你這是和從前一樣沒有變。

今天，我又來到這海濱的都市了，一個月來的忙碌，我得到暫時的休憩。站在高高的涼台上，望着遙遠碧藍的海空，點點歸帆，我覺得全身像是再受了一次的洗禮。我說，要是我們能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暗夜一同坐在前面那塊小島的岩石上，面臨着海，作着我們喁喁的夜語，是多麼令人陶醉的一回事啊！

今夜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被邀進了一所並不太簡陋的咖啡室，和着三兩位朋友，陶醉在口哨樂和爵士樂之中。朋友你知道嗎，當時我的心中有着幾多的懼怕，怕我的感覺因此麻木，怕我的心會深深地被埋藏在泥土中，被鎖閉在黑暗裏……

你說，在工作之餘，看到這每況愈下令人窒息的社會氣氛，有時候，驀地會感到一種需要，一種精神，生理上迫切的需要，需要工作的報償，精神的安慰。不是嗎，今日許多的青年人，他們同樣地感到生活的乏味。於是，他們太過於空想，把幸福與快樂拋寄在遙遠的天國。於是，他們也太過於現實，在生活中力求物質的享受，他們要求刺激，刺激，刺激，想在刺激中獲得安慰，想在刺激裏激放出朵朵生活的浪花，你說那浪花是美麗的嗎？不，一點也不。

別那麼癡吧，男人不能把愛情視為第一，要知道，你的事業永遠跟着你的一生。一個人的美麗，並不那麼單純地只憑形式上的美，只有內在的美，才能永遠使他的生命長春。我愛那有美好身段，會說美麗的故事的朋友。我也愛那有着優美德性的朋友。但，我更愛那有着嚴正的生活態度和思想的朋友。生活在這種時代，這種社會，一個人不能沒有嚴肅的生活，不能沒有一個中心思想。要是失去了它，那，生命將如插放在花瓶上美麗的花朵一樣，隔宿凋謝。將如一株無根的

水草在水上到處飄浮。每一塊土地上，有着善惡，貧富強烈的對照。能夠生活得好的人，應該幫同落後掙扎的人爭取。在這個「羣」的社會中，我們的生命，一樣平衡，感情不能過自私，生活也不能太狹窄。在大圈子裏，有着許多你所未曾認識的良善的人們在等待着我們。他們的命就是我們的命，這個社會，需要年青的一代去改造，我們的頹廢，奢靡的生活也得根除。我們不怕老，不怕生命的衰退，時時起勁工作，爭取時間，你的心便時時充滿青春。我們不妄想作為人們頭頂上的太陽，我們却得在暗夜中作個微明的螢火啊！

今夜，街燈暗淡，抬起頭滿天耀眼的星光迎面閃來。在公園的那邊，槐花的氣息深深沁入心胸，低矮的合歡綠葉打從我的頭頂上接吻。一年了，我又來到這塊幽靜的地方任性地踢着石子，我，好像要把我一切踢回了十年，也踢開了十年，在那瞬間，像一個叫「王卷城」的故事中所說的一樣。……

相 思 草

——夢中不識路

何以寄相思——

冬夜，看完了「八千里路雲和月」，冒着寒風徒步回來。

縮着頸子，把兩隻手緊緊地塞在褲袋裏，我底心有點淒迷。因為，我想起了往日在劇宣隊里一段戰鬥的生活，也想起了常常和我在一起的小鶯。

是的，那生活多麼地熟悉啊，一樣地爬山，涉水。一樣地睡廟堂，喝米湯粥。生活是緊張而痛苦的，但我們底心卻像流不盡的山泉永遠儲滿着快樂。

小鶯是我們隊裏的女同志，她很會演戲，喜歡唱歌，個性活潑。於是，隊裏的同志都不叫她的原名而一致叫她「小鶯」了。對於堅韌的戰鬥生活，我從沒有聽她說過一句埋怨的話，雖然她是隊裏最年輕的一個。她也非常好勝，有一次，

在敵人的追擊下，我們每人背了十幾斤重的旅行袋，一連趕了五天兩夜的山路，女同志們的腳都起了泡，小鶯也不能例外，但她都堅持着行步不讓男同志們代背。……關於這些，我想在另一個機會中作較詳細的寫出。這兒所要說的是使我同樣難以遺忘的，那是要離開劇宣隊時，最後幾天的情景……

那是五月的一天，夏天剛剛開始。

演完了「大地回春」之後，已經是午夜了，我們照例帶着困乏的身走回住處。小鶯卻一直走在最後，她像是有話要說，但，為什麼要說呢，我怕。

「鶯，你真的要走嗎？」

「是！」我只覺得心在悸動。

簡單的問答之後，彼此又再靜默下去，所聽到的只是同志們趕夜路的清脆的
腳音。

天上掛着半邊月，遠山被溶在蒼茫的夜霧裏，是迷糊的，我底心更覺迷惘了。

已經到了我們的住宿處了，但小鶯卻沒進去。他說：

「我們到那口池塘去吧……」

我點點頭。

那口池塘我們是熟悉的，自從贛北移動到這個地方，一個月來我們常常在塘邊坐着談笑。

揀了一塊清淨的地方，我們坐下了。她的眼睛埋進池塘裏，久久地沒說一句話。

「怎麼，今晚你卻變得沉默了，小鶯！」

「是嗎？……你沒有幾天好勾留了。」

「我真捨不得離開你們，也捨不得這種生活。但我有機會再唸書，我應該不要放棄充實自己的機會，遲早我們總要分手的。」

「……」

「分別了，值得懷念的朋友，那怕是千里萬里，天涯海角，我們也永遠是一線相繫的。」

她把頭依偎在我的肩膀像往日一樣，我們的手緊緊地握着，她的手，顫抖而冰涼啊！

塘邊的青蛙，「咯咯！」三兩聲地怪叫。

「你看！那流星。忽的，她的手劃向佈滿着星星的天空。繼着，又是一聲輕微的感喟。

「願我們的生命，也如流星，在夜空裏劃出瞬間的光輝。」

「我長記得！……現在，我才明白什麼是痛苦，從前我毅然地拋開了家，投向這神聖的工作團體，我沒有一滴眼淚，一點也不悲哀，在隊里更困苦的生活我也挨過，但我不哭泣，然而，現在我底心簡直迷亂得很，我想不出……」

「以後我們多多寫信不是一樣嗎，我們還有幾天好玩的。」我怕看她底臉，

我想不出妥當的話好教她的心情轉好。

第二天，小鶯遇到我，不再是那麼憂悵了。是的，我們痛痛快快地在一起玩，我們都忘記了分手在即，一直到臨走的前一天下午，我去找她。

「明天我要走了，我應該留下一個地址。」伏在窗前的桌上我寫着字，她靜靜地沒說一句話。我望向窗外，天空是那麼藍，那麼靜。

從她的手帕裏，她抽出了一幀照片來。

「這是三年前的舊照呢，看她還是滿臉的稚氣！」

我想再端詳，但她都不允許。「別看吧，醜得很！」於是，她把我胸前口袋的鈕扣打開，小心地把照片和手帕放進去，扣好鈕扣，輕輕地拍拍我的胸口說：

「說不定在不久的將來我會找你去呢！」

「我一定等着你來……」

太陽快下山了，幾隻倦鳥寂寞地叫了幾聲，飛向遠處去，留下寥廓的長空。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不自禁地唸出這兩句詩來。是她怕這字眼，還是正觸着了她的深思呢，她立即拿起一本簿子，緩緩地朗誦着魯拜集的詩：

.....

有一扇門，我找不到鎖鑰來開

有一面帷幔遮蔽，那後邊我看不到分毫

雲那間似乎有人談到我和你

轉眼間你我都不再存在

.....

當你我在那面帳幔的後面消失

啊，但世界仍將延續很久很久的時候

它關心我們的來蹤去跡

不過像大海關心扔下的一塊石頭.....

唸到這兒，她已情不自禁哀哀地抽泣起來，我的心情因她的感染也顯得非常惡劣。窗外的天已漸漸漆黑了，陰暗的房間裏，我們彼此都看不清誰的面龐更顯得憂鬱了。

大清早，隊里的同志們都來送着我上船，我看不到小鶯，我明白她還是不來的好。

到了學校之後，常常接到小鶯的信，在最後的一封信裏，她說：

「……前個月，小李病逝在途中，從此；我的生活感到更寂寞了。大胖子 and 老黃都先後離隊到桂林去，這個隊再不像從前那麼蓬蓬勃勃有生氣了，還不是為了那個惹人厭的主任。說不定下個月我也會離開此地，因為，我已向上峯請長假，如果獲准的話，我就打算回家，還有，找你去好嗎？……」

這封信接到不久，浙贛戰局急轉直下，東南半壁與西南完全被隔絕了，從此，我再也得不到她的消息。

中華

地

地

民國廿年

蓋印

贈送



★.....★
極 南
★.....★

]

5.3.00

南極文叢

◎第一輯六冊◎

在新開的路上	林維仁	詩集	定價二元
腳	黎先耀	詩集	二元
地	陳 榮	散文	三元
野	駱	散文	三元
焚	李拓之	小說	六元
濃	何 飛	小說	四元

南極文叢第一輯

地 獄

定價三元 不准翻印

著 者 陳 榮

出 版 者 南 極 出 版 社

上海漢口路九三號三樓八室

發 行 人 曹 豈 凡

總 經 售 上 海 書 報 聯 合 發 行 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印 刷 者 藝 文 印 刷 廠

上海嘉善路一一一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

7.63
3